



春明外史

张恨水全集



春 明 外 史

(长篇小说)

②

第十九回 垂泪还珠归程添怅惘
忍心碎柬好梦渐阑珊

却说杨杏园说黄梦轩不能看见早一天的报。黄梦轩道：“我给你一样东西看，你就明白了。”说着在身上掏出一封信来，递给杨杏园。只见那信上写道：

薛春絮先生台鉴：兹有不肖之徒，将阁下昨在西方饭店住宿一事，撰成文稿，投送本社。同人以阁下在京演剧，负有盛名，若将此文登出，不但阁下名誉有碍，且恐为警厅所知，将不容阁下在京演剧，特将该稿留中，兹录底稿一份，附寄察阅。同人对于阁下维持诚意，可以想见。惟本社既对阁下尽此义务，阁下达人，对本社当亦有所酬报，多所不敢索，只津贴本社五十元可矣。函达望即晚答复，或以电报约谈均可。否则，明日报上登出，即无转圜之余地矣。专此敬候

剧祺

敲金报经理部启

杨杏园看完，另外还有一张稿子，正是和报上登的文字一样。黄梦轩道：“你看这封信，写得多无聊。嫖妓是人人可以的，公开出来，也不算什么。难道戏子在法律上就不许嫖吗？是我气不过，我回了他一封信，请他尽管发表。要想

敲我的竹杠，不说五十元，五十个铜子我也不出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真糊涂死了。北京旧戏子受社会的裁制，从来没有逛窑子的权。何况你们新剧家，那个拆白党徽号，是世袭的呢？其实他虽然开口要五十元，你给他七块八块，也就完了。你现在既和他闹翻了，事一传出去，敲竹杠的一拥而上，你可应付不了。”黄梦轩道：“怕什么？我拚了不在北京演戏也就完了，他尽管骂他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要这样办，自然不成问题。你不是太不值得吗？”黄梦轩道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家里早有信来，叫我回南去娶亲。过几天合同满了，我就出京。你说我还应酬这些文明叫化子做什么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你真能下这个决心，我也赞成。但不知你演戏的合同，还有几天满期？”黄梦轩道：“今天一天，明天一天，后天就满期了。后天晚上，我就搭京汉车出京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走得这样快，固然省去许多是非，但是太凑巧，人家要不疑你心虚逃走吗？”黄梦轩道：“演新戏这桩事，我实在不愿意干了。未见得我还会到北京来演戏，充其量，不过牺牲薛春絮三个字不再在北京出现，和我黄梦轩有什么相干？”杨杏园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你这回成心拆烂污了。”说着用手指着他手上那个戒指，笑道：“你怎样对得起人家那一番好意？而且……”黄梦轩脸上一红，不等杨杏园说完，便道：“这只戒指，我本是向她借来带的，哪里能要她的呢？我自然送还她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要这样才算漂亮角色，哪里没有看过几百块钱呢？”又和黄梦轩谈了一会，才回去了。

自从这天起，黄梦轩笑红这一桩公案，就闹了个满城风雨。那位铁路局长宋传贤，在报上看见这段新闻，生气得

很。记得冬至的头一天，曾约笑红在冬至这天一路上天津去玩，她却推三阻四的，说有许多不便。原来她却另外有个约会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难怪那天晚上我在她那里打牌，我只打四圈，她很赞成呢。越想越气，心想我非严重质问她不可。到了晚上也不带旁人，坐了自己的汽车，就到笑红这里来。一进门，就板着一副面孔。这晚上笑红脱去了外面的皮袄，只穿一件桃红花缎的小紧身儿，卷起烫发，打了一条黑油油的辫子。小紧身儿，挖着套领，露出雪白的脖子。脖子上一根湖水色丝绦，挂着一把小金锁片子，越显得她娇小玲珑。她看见宋传贤来了，便走过来和他脱大衣，斜乜着眼睛对他一笑，靠着宋传贤胸面前问道：“哟！怎么啦？”宋传贤听了这句话，当然不好意思说生气来了。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你怎么问我这句话呢？”笑红也不答话，替他脱下大衣，挂在衣架上，又递根烟卷给他，擦了一支火柴，给他点上，便靠着宋传贤坐在一处，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。一眼看见宋传贤的指甲，长得很长，便叫阿金拿了一把新剪刀来，给他剪指甲。指甲剪完了，笑红捉着宋传贤的指头，在自己又白又嫩的脸上划一划，笑道：“好了，你的指甲修得干干净净了，不刮得人家生痛了。”宋传贤道：“我们这个指甲，再修得好，也是一双粗手，怎比得唱小旦的那一双手，十指尖尖的，看见就叫人家心里爱他。”笑红板着脸说道：“宋大人，你这话说的谁？”宋传贤道：“我自然说一个人。”笑红道：“那些报馆造了谣言来糟蹋我，你也相信吗？”宋传贤冷笑道：“本来呢，小白脸儿谁不爱？不过跟着拆白党在一处，恐怕要上当，可要留心点儿才好。”笑红听了这话，低着头不说话，鼻子息率息率的响，就像要哭的样子。一会

儿，便在钮扣上抽出一条手绢去擦眼睛。宋传贤看她这样，倒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。便伸手夺她的手绢，要替她擦眼泪。笑红把身子一扭，站起来便走，睡到自己床上去了。她用手绢捂着脸，伏在被服上，肩膀耸起耸落，哭得好像伤心。宋传贤跟着走过来，便拿手来搬她起来。笑说道：“我和你说笑话，你何必这个样子？”笑红哽着喉咙道：“本来的，你冤枉人家啦。”宋传贤说好说歹，说了半天，才把笑红说好。因笑红打开小梳妆匣子，宋传贤一眼看见小抽屉里一张名片，印着恽卜嘉三个字，是他局子里的一个二等科员。便问笑红这张名片哪里来的？笑红道：“这个人招呼我两个盘子，我听他和朋友谈话，也好像是你们铁路上的人。他还约着这个礼拜和我做花头呢。”宋传贤听着，记在心里。过了几分钟，便说有事，特意打电话给他的秘书。叮嘱说：“庶务科科员恽卜嘉，办事糊涂，明天下条子把他裁了。”宋传贤打了电话，心里好像痛快了许多。这位恽卜嘉科员，到了次日，为什么丢了差事，自己还莫名其妙呢。

这晚上，笑红对于宋传贤二十分恭维，把他一肚子气才消了。宋传贤笑道：“有一桩事托你，你可能和我办？”笑红道：“我能和你办什么事？”宋传贤道：“这事除了你们，别人也办不了。”便轻轻地对她道：“有人愿出一千块钱，赁一个极好看的姑娘做几天姨太太，这几天一过，两不相干，这钱就算白送她。不过有一层，要守极端的秘密，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不但不能在北京做生意，还有别的祸事。我看你是个精明人，这个事一定办得好，所以我来托你。”笑红道：“你不要瞎说，世上哪有赁姨太太的。”宋传贤正色道：“真有这个事。我何必没有话说，无中生有哩？”笑红

道：“当真的吗？请你把这个人赁姨太太的道理，讲给我听。”宋传贤道：“我这话说给你听，你可别告诉人。现在有个地方要开个比赛美女的大会，凡有好看的姨太太少奶奶小姐，都可以送去。送去了，就有好差事。我熟人里面，有一位范总统总长，照理是要派个人去的，但是北京公馆里没有姨太太，要为这事讨个姨太太，一来来不及，二来正太太不肯，所以想了一个法子，赁一个班子里的人去搪塞一阵。”笑红道：“缺德的事，都出在你们官场里面，开美人会，已经少听见了，还有人赁姨太太去入会的，这不是奇谈吗？我想开会的这个人，一定是个阔大爷，不然，也办不起这桩大事。宋大人也送一个人去吗？”宋传贤脸上一红，说道：

“我不够资格。”笑红道：“不知道这会是怎样比赛，宋大人也听见说过吗？”宋传贤道：“这个事，谁敢问？谁敢说？”笑红道：“这样说，这桩事，倒是真有的了。”宋传贤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你马上有人愿意去吗？若是愿意去，一千块钱，包在我身上，那比出天津保定的条子，却是好得多。”笑红想了一想道：“也许有人去，我明天回你的信罢。”宋传贤道：“这个事，你要办成了，我重重的谢你。我今天晚上就陪你上真光去看电影，去不去？”笑红不便推托，只得和他一路去。电影完场之后，宋传贤对她说道：

“我的汽车要送你回去，就不能送我，我坐了回去吧，这远的路叫你雇人力车回去，夜深了，又冷得很，怎样好呢？”笑红对宋传贤瞧了一眼，笑道：“随便你呀。”宋传贤道：

“要不然，我们到北方饭店去，先找点东西吃，好不好？”笑红道：“随便你。”宋传贤就很喜欢的一路和她上北方饭店去。一宿无话，次日十二点钟，宋传贤要到南城去赴一个

饭局，顺便送笑红回班子。路过廊房头条，笑红要到金器店里去买一个茛菟盒子，宋传贤只得下车一路和她进去。茛菟盒子买好了，笑红看见玻璃盒子里一对珠花，做得实在精致，便叫店伙拿出来看看。又问宋传贤道：“这珠花怎么样？”宋传贤道：“也还罢了。”笑红问什么价钱，店伙道：“这珠子都是很好的，定价一百六十块钱。”笑红道：“能少一点吗？”店伙笑着道：“我们都是划一的价钱，不便少。”说来说去，笑红一定要少十块钱。店伙便对宋传贤道：“以后还请多照顾点，我们就卖了罢。先生尊姓？”笑红道：“宋局长也常在你们这里做生意，难道不认得吗？”店伙道：“是，是是！宋局长，以后请多照顾点。”宋传贤看见生意做好了，笑红并没有打算拿钱出来，碍着面子又不好不理，恰好身上带了有两百块钱钞票，只得拿出来，替笑红付了款。笑红买了这两朵珠花，宋传贤仍旧把车子送到班子门口，他方才去赴饭局。

笑红总算高兴，心想连日不得空，今天晚上，要好好的去看一晚新戏。谁知七点钟了，接到黄梦轩一个电话，说他的合同已经满了，明天上午十一点钟，就要出京。“我现在在美利饭店，请你就来，有要紧的话和你商量。”笑红听了这句话，犹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，真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事。挂上电话，就向美利饭店来。这时黄梦轩正和杨杏园在这里吃大菜，看见笑红来了，赶紧让坐。笑红对黄梦轩道：“你刚才电话里说的话，是真的吗？”黄梦轩道：“是真的。”笑红道：“不是我说，你这个人像小孩子一样，一点儿事闹得人人都知道，真是犯不着。”黄梦轩道：“你以为我出京，是为着报上的事吗？”便把自己不愿演戏，早打算回南的话，告诉了笑红。不过把娶亲的这一层，却隐瞒不提。笑红

偷眼一看，见自己的那只钻石戒指，还戴在黄梦轩手上，不免眼珠一转。黄梦轩会意，便把手上那只钻石戒指，从手指上取下来，携着笑红的手，替她戴上。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笑红倒不好意思起来。说道：“我不是来要戒指的，你不要猜错了我的意思。”黄梦轩道：“我本来是借来戴几天的，自然还你，这客气什么呢？还有我前天在台上穿的那件织锦缎子旗袍，你说很好看，我就送给你。回头我叫我的用人，送到阿金的小房子里去，留给你作一个纪念罢。”笑红本来是个妓女，送往迎来，原不算回事，就是人家送东西给她，也不放在心里，不料今日听了黄梦轩这几句话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眼圈儿一红。因为在座还有个杨杏园，不好意思掉泪，便拿出手绢子去擦眼睛，回过头去，装着看壁上的挂钟。杨杏园背着笑红将叉子轻轻地敲着菜盘，望着黄梦轩对笑红后影一努嘴。黄梦轩脸一红，也微微地笑了。杨杏园道：“老七，那钟有几点，你看这久，还没有看出来吗？”笑红听了这话，越发不好意思。黄梦轩便拿话来敷衍过去，故意问笑红道：“阿金的小房子门牌多少号？我忘了，回头不要把衣服送错了。”笑红道：“你当真将那一件旗袍送我吗？”黄梦轩道：“你这话奇了，难道我还是口上的人情吗？”笑红道：“你是个出门的人，我没有送东西给你，你先送东西给我，这如何使得呢？我明日送你两盒点心罢。”黄梦轩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笑红手里拿着一个蜜柑，将皮剥去，一瓣一瓣地撕去细筋，递给黄梦轩。嘴里一边说道：“过了这一节，我也打算到南边去，三四个月，也许我们又在一处吃大菜了。”杨杏园看他二人情致缠绵，自己何必在这里坐，阻止他两人的情话。匆匆地喝了咖啡，就起身先

走，约了明天十点钟，到车站送行。黄梦轩道：“何必不多坐一会儿？”杨杏园指着笑红道：“这句话，我替你转送她罢。”便笑着走了。

到了次日，杨杏园为有点事，到十点半钟才到西车站。一进门，便看见阿金从里面出来。便笑着和她点了个头，问黄梦轩在哪里？阿金道：“他在那二等车上，第一个房间就是。”杨杏园听了，一直便走到这节车来。只见黄梦轩和三个穿军服的人，坐在那里谈天。坐椅下面，蒲包柳条篮子麻布袋，简直塞满了。椅子犄角上，一叠放了三顶军帽，三把指挥刀，几瓶酒，几个油纸包。靠窗子边，又堆着两卷行李，一捆大葱。这边椅子上，又是茶壶茶杯之类。椅子上面的横格，更不必说，完全是东西。这个小房间，再加上四个人，可说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。黄梦轩坐在那里，也是局促得很。他看见杨杏园来了，连忙站起身来。说道：“车快要开了，你还来什么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一别，又不知哪一年相会。平常见面，觉得不算什么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能多见一回面，也就痛快多了。”说话时，黄梦轩要让杨杏园坐下，这小房间里，也没有地方，两个人便站在房门外夹道里说话。杨杏园道：“你何必有钱无处花，来坐二等车？你要坐三等茶房，比这舒服多了。”黄梦轩道：“我是人家送我的一张半票，就花了三等的钱，想坐二等车舒服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低着声音说道：“谁知一上车，满坑满谷都是八太爷，费了许多事，才找到这一点儿地方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条路特别快车不卖半票，也没有免票，人没有这样拥挤。你要有二等的钱，留得去坐特别快车的三等座，实在比这舒服。这些太爷，你莫瞧他不花钱坐车，三等还不愿去呢。所

以寻常快车，二等总比三等挤些。”黄梦轩道：“亏已吃了，说它做甚。我正有件事为难，你来得正好。”又低声说道：“刚才阿金到这里来，送我几盒点心，说是车站上耳目众多，笑红不便来，下半年会罢。点心里有一个小盒子，她又交给我手里说：‘这里面不是点心，是送给你用的。’我打开一看，却是一对珠花。我又不演戏了，要这个做什么？就是演戏，也犯不着用真的。无缘无故，我怎样能受她这个重礼？我当时不肯受。阿金说：‘这也是人家送她的，她转送你，又不是特意买来的，又何必不要？留了作纪念罢。’她说的是苏州话，却幸房间里这几位八太爷不懂。我生怕老和她让，惹得人家识破了，很不像样，只得收下了，打算到了汉口，保险寄还她。现在你来了，就拜托你，送还她罢。”说着，在房间里拿了个红色的花匣子来，交给杨杏园。杨杏园道：“她既诚心送你，就收了罢。教我送还她，连我就替你辜负了人家的美意。”黄梦轩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她送我的东西，别有用意。我现在正是回家完婚，你想我要她的吗？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”黄梦轩笑道：“我虽不是个女人，借用这两句诗，却也切得很！你从前不是常念着：‘也应有泪流知己，只觉无颜对俗人吗？’我觉得我现在的境况，真可以把这两句诗来代表。男儿五尺之躯，不能在社会上做一点事业，只落得粉墨登场，见弃于家庭，不齿于朋友，真是该死。笑红她是个什么人，多少阔人要讨她，她都不愿意，偏偏对我很好，我怎样不感激她？”说着伤感得很。杨杏园想道：“这人到如今，还是执迷不悟，真是呆子。”本来要说他几句，觉得人家已经要走了，何必扫他的兴。便笑着说道：“她不是说，不久

要到汉口去吗？有情成眷属，你们的机会在后呢。哈哈！”黄梦轩见杨杏园笑起来，便止住他道：“低声些，不要再说这个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觉得有许多话要说，却又想不出来。”黄梦轩笑道：“我也是这样。”说完了，两个人反而没有话说，便靠着窗子，望站上来往的人。只听到一阵铃响，火车要开了。杨杏园拿了珠花匣子便下了车，靠近车子站着。黄梦轩道：“你回去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索性等车子开了再走罢。”一句话未完，汽笛呜呜的响了，火车的轮子，便已慢慢的往西转。一会儿，黄梦轩已离杨杏园几丈远，杨杏园取下帽子，对黄梦轩招展，喊着道：“到了汉口，你就写信来。”黄梦轩也喊道：“刚才的话，拜托，拜托！”第三句话，杨杏园就听不见了。

回转身来，正想要走，肩膀上忽然啪的一下，回过头来看时，却是会馆里的徐二先生。杨杏园对他这种举动，很不高兴，徐二先生却毫不为意。笑着问道：“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，送谁的行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是送一个旧日同学。”徐二先生道：“我说呢，你没有什么应酬的人，决不能以不相干的事到这里来。我却不然，一个礼拜，至少也要到这里来两回。今天是汪玉老在西车站食堂，饯黎晖老的行，请我作陪客，整整闹了一上午，黎晖老携着我的手，一路上车。他说这回南下，若是能办点事，一定请我帮忙。过几天我倒打算写信给他，你看这称呼上如何写法？我还是自称乡侍生呢，还是自称乡愚弟呢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他既和你那样客气，当然是称乡愚弟的对。”徐二先生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我明日就这样写法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已经要将出车站。杨杏园道：“我听见说，车站食堂的西餐十分的好，不知这话可

真？”徐二先生道：“却是真的。我今天清早吃的那炸鳊鱼、猪排都好。我向来吃西餐吃不饱的，今天把肚子都撑破了。”杨杏园说道：“说起来却是笑话，我还没有来过，你可不可以引我，我倒要尝尝。”徐二先生道：“可以。”便引着杨杏园进食堂，两人对面坐下。杨杏园道：“你刚才吃的些什么菜？”徐二先生偷眼一看着菜牌子，说了一遍，连声夸好不迭。这时伙计走过来，杨杏园指着徐二先生道：

“刚才这位徐老爷，在这里吃饱了，又引我来，倒是你们的好主顾呢。徐老爷不吃饭了，替他来一杯咖啡，等人家喝了也好消化啊！”伙计答应着去了，一面替杨杏园上菜，一面给徐二先生一杯咖啡。徐二先生今天起来的很早，这个时候，本想赶回去吃午饭，不想在这里耽搁下来了。肚子里面，饿的只是咕噜咕噜的响，看见一盘一盘热腾腾的菜，往杨杏园面前直上，不由得吞了几阵口沫。杨杏园用叉子叉着一块牛排，用刀子在盘子里切，抬起头对徐二先生笑道：“这菜真好，多谢你的介绍。”说着，叉了一块牛肉送进口内。徐二先生看着，只得也端起咖啡来喝了一口。好一会儿，杨杏园的饭方才吃完。杨杏园会了帐，一同和徐二先生走出车站来。杨杏园道：“肚皮吃得太饱了，我们一道上青云阁喝清茶去，好不好？”徐二先生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不能奉陪，你请便罢。”说着，雇了车子就走了。杨杏园对着他的后影，不由得一个人笑了一阵，也就坐车回家。

车子走江西会馆门口经过，只见大门墙上新贴了一张几尺长的黄纸，上写着鼓吹团今晚在本处彩排。他想到：“常听见人说，鼓吹团很有几位有名票友，还没有领教过，今天晚上倒要来看一看。”主意打定，回家便把影报副张稿子弄完，一

面打电话给镜报馆，今晚请两个钟头假。准备妥贴了，吃了晚饭，便到江西会馆来看戏。戏场门口，摆了一张二尺来长的小条桌子，桌上点了一枝大蜡烛，几本戏票，三四个人围住桌子，在那里说闲话。见桌子边一根柱子上，贴了一张黄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每位茶水钱二十枚”。椅子横头，让出一个小口子，以便人来往，有一个穿黑布袍的人，在那里拦住。进来的人，买了票，这人就把身子一侧，肩膀歪在一边，人就过去了，人过去之后，他又回转身来，依旧挡住路口，倒是比栅栏门灵便得多。杨杏园也是如此照例的进去了。一看台下面，却也不少的人，他便随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了。这时，台上《武家坡》的薛平贵，刚刚出台。这位须生，左手垂下来，几个指头在袖口外，轮流的那里掐板眼，右手使了个横展一只扁担式，拿着一根马鞭子，竖了起来，动也不动，一步一步，绕着戏台走，背书也似的，在那里唱。台下左角上，就有一班人带着笑音叫好。再看这台薛平贵手上的那根马鞭子，越发竖得挺直了。杨杏园实在看不下去，见小池子里面，两道通后台的门都开着，便走进后台去看看。只见里面的人，乱哄哄的，也有在化装的，也有在穿衣服的。有一个人嘴上有点胡子，戴着四块瓦的帽子，穿上八卦衣，脸上胭脂擦得通红，一只手拿有一挂胡子，一只手拿有一把鹅毛扇子，和一个年纪轻的人，在那里说话。这少年戴着合顶的獭皮帽子，穿了獭皮领青呢大衣，露出里面的品蓝大花缎子的狐皮袍，外套青缎子小背心，面前光灿灿的一排水钻扣子，脖子上，又围了一条白绒绳窄围巾，脸上擦的雪花膏，直白到耳朵背后去，坎肩儿钮扣上黄澄澄的露出一块金质徽章，一望而知是个衙门里的人。这人

道：“今天带斩谿不带？”短胡子说道：“我演《空城计》，和别人不同，前半本学汪大头，后半本学谭叫天，不带斩谿，人家看了都不过瘾。”穿便衣的少年说道：“吴先生学谭，实在很有研究，丝毫不乱。”穿八卦衣的說道：

“我听说你们司长就爱唱，是不是？”少年道：“岂但我们司长，我们总长也是个戏迷。今天我在他公馆里还合唱了一出《汾河湾》。”短胡子道：“你的青衣戏，的确在牛箫心之上，你要下海，一定比他能叫座。”少年道：“我虽不敢说比箫心好，我自信总也站得住。无奈我们这位总长的盛意，为了这个事，特意在部里和我弄了个金事上行走，我欠的三千多块钱，也给我还了。我这一时却不好意思下海。”杨杏园在一旁听话，只觉一种奇异的香味，一阵一阵的扑鼻，正是从这位少年身上而来。他看着这少年，说戏子不像个戏子，说少爷不像个少爷，听他所说，竟是一个金事上行走。他正看着十分诧异，忽听见轰天轰地一阵笑声，也不知道前台的戏，演得怎样好，便又走到前面看戏去。只见台上正演的是《捉放曹》，那个扮曹操的花脸，是一个大肚子胖子，一根腰带，系在大肚子上，有点儿吃不住，一直坠到胯下来了。腰带上的那口宝剑，正落在台板上，大概刚才的笑声，就是为此了。场面上的人，捡起宝剑，再和胖子挂在腰带上，不料他一转身，宝剑又要落下来。胖子急了，用手去扶宝剑，把右手边扮陈宫的老生，重重的戳了一宝剑头，胖子一松手，宝剑卜通一声，又掉在台板上。这时，台底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胖子吃了这两回亏，就不挂宝剑了。演到拔宝剑作势要杀陈宫的时候，场面上的人蹲在胖子背后，将宝剑拿在手里，由他的衣服大襟下伸出柄来，等胖子去拔剑。

胖子摸了半天，摸着场面上的人一只手，台下这个好声，真是连珠铙似的，震破耳鼓。杨杏园想道：“这个戏，有什么看头？”自己一个人含着笑，走出江西会馆。

正要上车，只见洪俊生要由外面进去。杨杏园连忙摇手道：“你没有事，可以早点去回家睡觉，我劝你不必去。”洪俊生道：“反正到了门口，何不进去看看？”杨杏园道：

“那末，我就不奉陪了。”洪俊生道：“我还有一句话问你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有几部宋版书，愿便宜出卖，你要不要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虽不要，我路上却有人要。不知是几部什么书？”洪俊生道：“我是个外行，我哪里知道？你要看那个书，却是现成，现在放在未央俱乐部，随便什么时候，都可以去看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未央俱乐部不是在报子街吗？那里离我们报馆不远，哪天你可以顺便到镜报馆约我去看。”洪俊生道：“我回头便要到俱乐部去，今晚你若愿意看，编完了稿子，可以到那里去找我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那恐怕有两点钟了，不太迟吗？”洪俊生道：“不迟，不迟，两点钟正是热闹的时刻哩。你尽管大模大样的，往里面走进去，谁也不来问你。什么地方人多，我就在什么地方，包你就寻着了。晚上回头我再打电话约你，好不好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倒也使得。”说毕，便坐车到镜报馆去。

到编辑部里，听差送上一封信，上面写着杨杏园君亲启。看那笔迹，是吴碧波的字，拆开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午间消寒小饮，遇伊人于奇园中，意态阑珊，
非复若昔日之活泼泼地。据云杯弓蛇影，情海多

波，足下梦觉扬州，名甘薄幸，别枝飞上，消息寂然，言下泪毗沅澜，使人之意也消。弟生平好打不平，况在美人，为公道计，不能不吹皱一池春水矣。兹与足下约，请即夕负荆请罪，即夕不能则明夕，明夕不能则后夕，后夕不能，则是终不往也。某不才，必有以所以服足下者。白香山曰：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初相识。古人邂逅之间，犹设想如此，君乃忘怀旧雨耶？走访不遇，匆匆草书留此，惟足下察之。碧波白。

杨杏园看了，眉头一皱，将信几把扯碎，使力揉作一团，扔在字纸篓里，便坐下去编稿子。说也奇怪，也不知什么原故，心里好像有一件事，没有办成一样，总觉不很舒服。自己便到字纸篓，去寻那封信，无如先撕得太快了，信已成了一团碎纸，寻出来也合不拢，只得算了。到了一点钟，洪俊生果然来了电话，说在未央俱乐部小客厅里：“请你就来。小客厅在第二个院子东边就是，你来了，迳直来找我，不必问门房，那反而多事了。”杨杏园接了电话，恰好事已做完，就上未央俱乐部来。可是到了门口，又徘徊起来了。